



木筆雜鈔卷上

宋 撰人 闕

余息軫多年日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衒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舊唐書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岷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

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禘說非國語等諸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尙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例也其曰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譔學行譔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

作原鬼晦菴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愚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後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愍女碑云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

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責荀
云故作責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
閔習云作閔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尙主之何況
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噓

蔣考叔天台人名鴉嘗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
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閒遁於
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
遂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

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
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
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
欲老人不噎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
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
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
本無之此篇載于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

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見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卽屈原遠遊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

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爲能遊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罾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遊黃溪記云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

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
都最大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
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
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
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慶雲以寓其神
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
以續其志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後秦少游弔罇
鍾文全放此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

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其用乎豈
爲錢爲罇爲銚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効
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
乎豈爲麟趾裏蹄之形翕然爲玩於拜國乎豈爲于
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
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
倣楚辭卜居篇耳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
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

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
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
數石不能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
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
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
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
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
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

祖之基局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
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
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于前王書史別修
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
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
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
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
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
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鑿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

曰忍教置卻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

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囚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

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

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况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尙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

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篋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

文字日益衰落而篋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篋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辯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

日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

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強扶弱謗譽幾相半改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山退居書於冊云洪之政駁任氣爲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

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

學海類編
時沙湧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出宰相至謝
子肅爲相果驗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矣今世
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
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繆於升黜不必遇佳題朝
廷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
也開禧閒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
某作一語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
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篋窗初入館史相

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
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篋
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置史聞之
不樂篋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藁本
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
卓草罪己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
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盡有意味史惡其太
直不用再具藁復不用至三具藁復不付出叩之則
曰令數文竄改矣數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

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尙議論有氣燄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其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

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篋窗論四六篋窗云歐作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篋窗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嘆賞之蓋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爲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真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篋窗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則聃非不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尙其意不尙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旣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旣稱太史儋卽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

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卽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旣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尙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歐公記菱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菩薩畫慮後人取去則旣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

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
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
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
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
立至尙不知戒况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
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
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

郁云米元章臨終焚所
玩法書名畫卽是此意

台之諺稱水母以鰕爲目蓋非虛語廣韻言鮑卽水母
也以鰕爲目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
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

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弭怨始末范公之子

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

謂蘇允明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

恨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

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大略謂一

學海類編
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
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下
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七孫業文有可
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
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別
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寶繪堂記
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
而身此畱意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

答云不使則已使卽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
雖范錢王聞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
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
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
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
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
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
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
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

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書惜
不見集中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
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
其詞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
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
矣穆伯長貧甚爲一僧寺記有賈人致白金求書姓
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甯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
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
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

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篋窗集序末
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
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
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
史者當資焉

水心與篋窗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
丈東萊也因問篋窗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
篋窗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

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
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
僅磁缶瓦杯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
人耳磁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不蹈襲最難
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
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鏤祇益爲下耳韓昌
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
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
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

僅數篇皆艱澀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
此不可曉也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詩云都
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
有都蔗賦

木筆雜鈔卷下

宋 撰人 闕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淳粹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

學海類編
可以鑑矣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甌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益不免類排陳止齊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益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眾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眾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邱宗卿入蜀有志義力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

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已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歟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記云文列三王之右與有榮焉此特退之謙辭如退之記固宜傳

三王如勃之序雖載人口而綺靡卑弱乃爾其餘可知也以同時遇三文而皆可傳自古惟黃鶴樓耳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於色然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慶使其壻太學生王裴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譏起於此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王參預帥閩以貴倨御僚屬正字劉公朔時爲福清宰初至以法不當階墀令吏先白之參預怒劉公候客位連日不得見竟棄去曰吾不妨教學子以活參預使吏覘之則已過大義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報以省元特免階墀他不爲例劉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兒讀書者必下車問其讀何書爲解說訓誨之市巷小兒皆相習爲士而邑之士風特盛福清之政

學海類編
至今人稱之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

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陳自强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齋中爲立碑刻魁輔二大字雷參政孝友時爲學官作記稱頌以諂之刻

大字之下陳改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諸生不從一日
諸生赴公試雷遣人急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復顯用
反攻他人爲附韓而欲自表其非韓黨可嘆也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
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
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
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
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
之者也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
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
彬彬耳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
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諂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
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
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
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

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閒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竝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方論定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東坡表忠觀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只此四句便見錢鏐忠勇英烈之氣閃爍乾坤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悚然如見而天帝與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爲文者非不欲極力摹寫往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學海類編 卷下 言近
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卽退之所謂魏
晉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

范睢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詭說睢而代之相無分
功寸謀於秦而遷于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繼踵取
卿相垂功於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遷
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哉

邊人叛服不常以恩信結之猶懼其變而况以詐先之
乎漢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請和親王恢議請擊之韓
安國以爲不如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帝乃許和親

然不三載復從王恢之策欲誘致以利而伏兵擊之
是不以恩信結之而以詐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
自是而後入上谷入雁門入代殺太守殺都尉殺掠
吏民漢無一日不被其擾而帝亦恥初謀之不遂命
將出師無虛歲而海內耗矣蓋自王恢之謀始也初
帝命恢與韓安國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而安國
無一語知其事雖可已而名義猶正也至是則力爭
不可知其名義大不正也使恢謀不行匈奴未必屢
叛武帝雖黷武亦豈如是甚哉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宏號爲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就亂嘗疑六館之士如此其眾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游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爲朋曹侮

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然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欲從泚無疑

宋玉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益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爲誣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作名紙一束曉使命駕朝賢

無不悉狎名紙蓋起於此今人謂之名贄非也
子厚乞巧文與退之送窮文絕類亦是擬楊子雲逐貧
賦特名異耳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
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閩特大豕越乃
虺蛇蓋梁閩人李越人也未幾竝除洪公咨夔王公
遂為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
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歷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
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

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
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為變
遷者真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
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
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
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
頗稱賞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
及也

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盡有味也張守節爲史記正義云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遷引父致意班書父修而固蔽之優劣可知矣余謂此言止論才未論識也堯舜典當時史官在也形容堯舜盛德發揮堯舜心術鋪序堯舜政教不過千餘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詳悉無纖遺後

世史官曾足窺其藩哉曾子固謂不特當時史官不可及凡當時執筆而隨者意其亦皆聖賢之徒也要之論後世史才以遷爲勝然視古已霄壤矣按班固序傳稱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尊其父至矣謂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馬貞云史記十二紀象歲尾一周八書法天時八節十表傲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亦云而獨以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

全數也餘二日象閨餘也余按遷書本無此語蓋後人穿鑿臆說也亦可謂繆矣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翁然倣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尙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

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鑑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旣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尙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豔四靈剽竊

摹倣愈陋愈下可歎也哉山谷答洪駒父書云罵犬文雖雄奇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篋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先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

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水心舊爲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閒之最上吏既檢呈卽日剡薦惜不記其姓名耳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得銀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朽然僅餘白金數

十兩以殮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尚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爲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漑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園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更野服作遊客入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

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里曰廣漢客乃問張德遠亦廣漢人嘗識之否翁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二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閒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蹤跡帥漕呼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侯之戶閉闔無人聲挾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逝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撫几嘆曰

求之不得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其圃今屬郡人宋自適正父趙章泉名其室曰灌園庵雲卿今入圃史遺逸傳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

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尚書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詈詬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爲木之子弟所箠明日木訴之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慚悚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爲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爲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爲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卽去國徐子宜本爲都司以功進從官末幾侂冑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旣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爲學與水心

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謚曰忠實窗爲謚議

淳熙閒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竝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者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旣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

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眾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聞之水心先生云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芮祭酒卽差爲太學舉

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遯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閒光廟以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諡曰文節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

學海類編
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鋟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蒸其文頗失之孱弱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名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卦事首論泰卦卽

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觴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摘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眾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靖州之行堯典有君道焉猶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獨易之坤也詩周南召南亦然

今人但知六經載義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書之

禹貢最當熟看舜典載巡狩事云歲一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其事甚繁下載五月南巡守則但云至于南岳如岱禮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但云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但云至于北岳如西禮不復詳載望秩協同禮玉等語蓋文法變化所謂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之類語活而意盡皆作文之法也至于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無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後

世偶語蓋起於此

典謨中皋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誼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卽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
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於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自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吟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耶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衮補之序

國史實錄院牒 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內
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卿監武臣
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坐前事迹墓誌行狀碑
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 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或事
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諸路轉運
使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細搜訪抄錄申
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十七日三
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進士
衮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抄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赴院

以備參修使用不許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

檢討官蘇

朝散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

檢討官周

朝散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

檢討官譙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史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

官廖

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兼翰林權直徐

學海類編
卷一
梁谿漫志卷一
一
言述

朝議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侍讀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陸
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
大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國用司參計官兼侍讀差充湖北京西路宣
諭使薛

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楊

梁谿漫志卷第一

宋

費 袞補之著

本朝殿閣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
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歷七年以文明殿名犯 眞廟
謚改爲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
郟言紫宸不可爲官稱於是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
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爲紫宸天和
爲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 眞宗特置

資政殿學士以寵之至於端明則始於後唐明宗國
初改殿爲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
改學士爲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爲文德明
道閒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竝建後
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中已無
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
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賢爲右文始爲集賢院則有學士洎
建則易官爲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
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

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
申復以延康爲端明殿學士述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
之除則止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

祖宗謨訓與秘閣竝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
無待制學士惟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以遽止至今不
除學士等官蓋難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元符又廢至
紹興六年范元長仲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林學
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

一除胡承公世將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為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參

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為左右丞相蓋因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有六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會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丞相卓梁文靖克家而王梁三宰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八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於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湯陳史梁宋次

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眾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爲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竝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

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錄於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敕命之提舉於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爲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爲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歷例指爲國史而提舉日歷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正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

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參知政事權監修迨次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參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參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 本朝父子爲相獨此兩家且襲其

爵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 太宗封晉王至 眞宗封壽王乃陞壽爲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爲晉公蓋有司之誤也 陛下建國於昇宜進爲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 眞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 仁

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點也隆興元年十一月湯丞轉相廳自榮國亦進封慶公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事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爲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謂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準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密使知院二者未嘗竝除熙甯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呂惠穆爲使韓康公邵安簡爲副使

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爲知院事元樞竝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竝仍舊於是秦忠獻以宰相入爲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相而遲至於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爲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 中興以來建使爲多大者以宰相爲御營使爲都督或爲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爲御營副使大將皆爲方面宣撫使亦或爲

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爲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爲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爲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爲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使數州或止一州爲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楊武恭

學海類編
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爲太傅錫爵爲
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
呂忠穆公爲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
公以樞密同知爲川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
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
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
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爲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

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爲川陝
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
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
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正
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爲名忠簡
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
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

學海類編 卷一
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爲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以宦寺爲簽書然纔三月遽躡爲領院矣

功臣號勲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勲官 本朝因之自 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竝罷而勲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

以示勸獎於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勲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尙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密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爲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勲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爲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閒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勲者迄今惟外夷加恩賜勲如故蓋 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勲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

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
唐本以太常卿爲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尙書爲之大中祥
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
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
爲鹵簿使議者以爲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儒
中丞爲鹵簿者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爲儀仗使元符
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
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爲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園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王幣并
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中中
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竝依元
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 昭慈謚孟信安以攝
太尉奉冊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
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
降太尉不得爲三公今雜壓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之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
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

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刪去侍中
中書尙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
每遇大禮竝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
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
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
之

時政記

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惟
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

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
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
記 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
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
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樞密院置內庭日歷
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竝委
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
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
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錄時政記緣御前殿樞

學海類編
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
樞二人抄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抄
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
爲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
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樞密院凡執政人人皆
自爲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
作往往愆期妨於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
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
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
公辯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辯司馬溫公乞立皇
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荊公爭新法
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事答以彼此
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
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
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器之是臺諫已不
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於興

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第二

文武官制

宋

費 袞補之著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

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

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

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

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

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六曹

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給事中為

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大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

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

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

夫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

為朝奉大夫員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

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

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

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

大理寺丞為宣德郎政和改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

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

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崇甯

初又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畱守節察判官換承

直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畱守節察

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換從事郎

以錄事參軍縣令為通仕郎以知錄事參軍知縣令為

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主簿尉為將仕郎

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為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又詔舊

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為迪功郎舊登仕郎為修職郎舊通仕郎為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於衰世如從版授蓋非真官於是卻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為將仕郎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選官名內客省使為通侍大夫延福宮使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為中侍大夫客省使為中亮大夫引進使為中衛大夫翊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

拱衛大夫東上閣門使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翊衛郎政和六年增置親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閣門副使為左武郎西上閣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夫宮苑使左右驥驥使內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為武定大夫尋改武顯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內團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經大夫西京作坊使

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大夫供尙庫使為武翼大

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為武功郎至武翼郎呼今

武功大夫以下為正使武功郎以下皆為副使內殿承制為敦武郎淳熙改

內殿崇班為修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西頭供郎奉

官為束義郎左侍禁為忠訓郎右侍禁為忠翊郎左班

殿直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尋改三班奉職為

承節郎三班借職為承信郎三班差使為進武校尉三

班借差為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為副尉殿侍為

下班祇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降

詔建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惟不允者始降詔紹

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宮觀趙忠簡公謝任伯

乞朝見竝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厚密禮時為學士引

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答富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

判相州東坡內制答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

遷官諸允詔以為據從之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

竝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寬典憲指揮非待

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竝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 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閒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辭遷

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卽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題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卷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耳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眞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蘊左

學海類編 卷二
五
承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竝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爲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爲內相凡允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尙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爲之本朝

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爲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况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日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參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爲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

既行專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
 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
 監皆領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
 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知制矣何
 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為之哉任伯所云第不曾詳攷之
 故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
 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甯則韓持國崇甯則林彥振

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學士任

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而呂居仁

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掌制乾道淳熙以來韓无咎元

吉王嘉叟租劉正夫孝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

正夫有召試之命因乃辭言 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

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勿

能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

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
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
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館是也五代卑陋僅於右
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爲三館 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
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
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
外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於崇文院前列

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其職也 中興以來
復建秘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
學士 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皆
舊典也

秘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較祭文夏國人使到
驛燕設教坊白語剛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竝送祕書
省官撰文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
之館職旣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

學海類編
異時內外之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爲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重之凡文臣爲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爲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欽若以吏部尚書陳文忠堯咨以戶部尚書爲使晁文元當制誤削去檢校太傅詔竝存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悼利用爲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爲之獨太平典國中石

元懿

熙載

正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

惟演

亦

以兵部尚書爲使當時以爲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甯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二年陳去非參政與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陳乞賜謚例多命詞朝論以爲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謚者亦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尙應命詞特恩賜謚乃人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謚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于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謚正獻梁鄭公賜謚文靖

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爲勵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諡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閒有
姓諡皆同者往往稱爲紊亂嘗考之本朝有兩王文

溥康

兩張文定

齊賢

兩張忠定

詠

兩陳忠肅

瓘

兩劉

忠肅

珙

兩李忠愍

中官

舜舉

兩朱忠靖

諤

兩王恭簡

巖剛

而韓魏公諡忠獻韓宗魏諡忠憲趙閱道諡清獻

趙挺之諡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
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

其後韓玉汝鎮潁昌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
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官兵餞以通判
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
過之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也蔣穎叔帥熙河西
使卒于中國樞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尙
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也議者是之故事
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高麗
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巽爲參政嘗
以爲不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

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爲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尙書省公相廳改爲都廳

內外都廳竝行禁止之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卽以簽廳爲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閒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閒者則去此一行其閒有僧官參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旨此風尙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壞之

學海類編
餘然故事相仍之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
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
舉選范質爲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
凝同當時以爲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
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
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爲當

梁谿漫志卷第三

宋

費袞袞補之著

入閣

唐有入閣之制 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
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
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
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
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
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

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卽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近君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 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

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旣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旦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

上閣卽隻日長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

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不及非時

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竝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太宗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居入閣之儀失居字入閣之儀寶元二年 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

閣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於今乎於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儀今不常行臣退而尋討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華備宮之正南日月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

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
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
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之丹鳳門也大慶殿唐時含
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即唐之紫宸殿也
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
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
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
值此爲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
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

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之日即爲入閣而叔世
離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
廢其後或有行之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
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
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耳是何足爲希闕之事哉况唐
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
朔之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
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
爲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

加商榷以正舊儀而議之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
不果行至熙甯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
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
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嘗對劉元城嘆息張天覺之
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
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
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

聖初意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爲黨無非一
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
駸駸附益入籍至崇甯閒京悉舉不附己者籍爲元祐
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殽其非正人而入
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閒例加褒贈推恩其
後而議者謂其閒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
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

見之也宣和閒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尙仍此禮近年
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啓而投大抵皆求差遣句私
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
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爲之延
譽士之自處旣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此三者實
一姓也自分爲三派寢遠寢忘則爲三姓矣退之所謂
秦與徐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於蜀無佗

楊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
之人避其諱以鏐去偏傍而爲金玉審知據閩閩人避
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
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
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
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爲于
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已如豆盧蓋
唐大族欽望瑒革皆嘗爲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
於盧耶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爲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爲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子竊謂王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爲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也豈所以教爲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甯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尙知此爲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于爲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三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

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政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答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旣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

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
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
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
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
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父甫之
類本語助詞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
以伯仲甫子之類爲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
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

師錫

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

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
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
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
榜耶了翁曰果然當爲公代其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
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爲昭慶軍
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爲代因名便廳爲射鴈堂先是了
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
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也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

學海類編
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相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輦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之卽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沈吟閒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

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凶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閒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世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句掛冠正康彊何

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
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
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
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
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
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
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
一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知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
但疇昔之夜在瓜州忽夢一官人著朱衣騎馬導從甚
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泊入
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
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
樓記已作仙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
仙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
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入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
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尙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

正之氣形見于筆墨之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啓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朝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色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閒陳入翁在通州編修正典局取尊堯集入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鞫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列曰蘇軾誠奇才也眾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甯閒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

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圖書